LIBRARY
JAN 1 4 1974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35
A2W8
19--
V. 20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e 395/62
ASIAN COLLECTION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十四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綱 丁酉。十一年。春。正月。作飛山宮。發明 飛山宮之制。不可得聞。然以其名觀之。侈可知矣。書之於冊。是亦日月之一蝕也。

綱 定律令。目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

減大辟闕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爲輕者不可勝升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舊制釋奠見卷四十二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饗。自張蘊古之死。見卷四十七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

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饗。

斷獄不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朔）變。數變則煩。官

長不能盡記。又得爲奸。自今變法。宜詳慎之。〔綱〕二月。

幸洛陽宮。〔目〕上至顯仁宮。（見四十卷一八）官吏以闕儲偫。（[illegible]

具也）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

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

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

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

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酒去聲賃也）舍而宿。

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見四十卷）

王珪以師道自居

公主下嫁行婦禮

三九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綱]三月以王珪爲魏王泰師。

[目]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綱]以南平（今湖廣衡州府藍山縣）公主嫁王敬直。

[目]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笲。（作笲音煩又音便。禮昏義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笲器名以葦若竹爲之似筥以盛棗栗段脩之）

具殽作服音鍛脩脯也加薑桂曰服脩禮婦見舅姑以棗栗服脩爲贄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服脩取其斷斷自脩飭也**行盥饋之禮。**文公家禮云婦至於家明日夙興見于舅姑舅姑若冢婦則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則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子于堂上舅姑坐前設盥盆于阼階東南帨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卓于上降拜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撤飯侍者撤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餘婦從者餕舅之餘壻從者又餕婦之餘此盥饋禮也

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遂昌尹氏曰貞觀六年嘗書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矣然是時下嫁之禮猶未明也至是分注具載是後公主始行婦禮之說則弊俗自此始革矣夫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雖則王姬亦不嫁於諸侯豈以天子之女而決壞尊卑之防哉自漢以來制爲尚主之法於是

太宗能禮遣其女王珪能不屈於婦

詔議封禪禮

穀洛溢

夫屈於婦，陰陵於陽，其失甚矣，有太宗以為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為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治世之美事也，特書南平公主嫁王敬直，而不曰王敬直尚南平公主，書法之意明矣，夫豈過予之哉。

綱 詔議封禪禮。書法 漢文帝議封禪不書，此其書何，議也，前書請封禪不許矣，於是而詔議其禮，帝之不能自克如此，故書議之。註 漢文帝見十二卷九，不許見上卷十九。

目 祕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綱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目 大雨，穀洛穀水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北，洛水在河南府城南。溢入洛陽宮，壞怪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脩繕，纔令平聲可居，廢明德宮

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見上卷三而極言朕過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耕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

可悔之於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王世充）資之西京（煬帝以洛陽爲東都長安爲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

魏徵十思疏

今日而難之乎。欲爲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曹操 愛陳思王。操第三子植。及文帝。曹丕 即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

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

鑒形莫如止水

不期驕宮不期侈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

置几案以比弦韋

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弦弓弦韋熟皮三國魏劉廙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願自比於韋弦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

遂昌尹氏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一武氏之禍其端甚微而變異之慘昭乎甚著是秋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永徽五

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一月而水入寢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晉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女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沴既作於方入宮之初。在高宗時。水沴復作於已入宮之後。夫水爲陰象。證應若此。太宗既不能知於其始。高宗又不克寤於其終。唐室之亂。所以遂至於不可救藥者。誰實尸之。然則綱目書穀洛溢於武氏爲才人之先。書萬年宮大水。恆州大水於武氏爲昭儀之後。其爲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後之溺愛衽席者可以觀矣。

【綱】冬。十月。獵洛陽苑。【書法】美從諫也。【目】上獵洛陽苑。即西苑。見上二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鐙。鐙登去聲。鞍鐙也。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儉爲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

武后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去聲之罷獵。【綱】以武氏為才人。才人、官名。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三夫人外有才人。【書法】此其書何。謹亂始也。而高宗之慚德。不可掩矣。【目】故荊州都督武士彠黃入聲女。後名曌。曌同照。年十四。上聞其美。名入後宮。

【綱】戊戌。十二年。春二月。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目】詔曰。君素見四一卷二九雖桀犬吠堯見十卷二三。有乖倒戈見二一卷二六之志。而疾風勁草見上卷二九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刺史。【綱】閏月。帝還宮。【綱】宴五品以上於東宮。【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

貞觀以來。繩直也愆糾正也謬周書冏命篇辭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爲亦何以異於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彊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音加以爲比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

人苦不自知

虞世南五絕

虞世南獻聖德論

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仕於隋朝之資級）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脩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綱】夏五月永興（今浙江紹興府蕭山縣）公虞世南卒【目】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覩其始未覩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

笑卿也。

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于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矣。聖學不明。爲上者有一善。則矜夸自足。爲臣者於君之失德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爲歸美之習。詠歌贊誦。惟恐在後。於是天變動於上而不知。地變動於下而不聞。民心違怨。厥口詛呪而不悟。求不危亡。不可得矣。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爲聖德論。比太宗於堯舜。其未深知孔子之敎邪。

【綱】冬十二月。以馬周爲中書舍人。【目】周有機辨。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搉覺。粗略而舉之也。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米令平聲

霍王無長

房玄齡自領度支

人忘倦。[綱]以霍王元軌爲徐州刺史。[目]元軌（太宗弟）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綱]己亥。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目]房玄齡爲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音鐸）支（戶部官名。掌天下稅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謂開

創之始也易屯彖傳天造草昧草雜亂昧晦冥也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綱】永寧今山西澤州沁水縣沁音侵去聲公王珪卒【目】珪性寛裕自奉養甚薄三品以上當立家廟珪祭於寢古者宗廟前制廟後制寢秦始出寢起於墓側為法

尉遲敬德不易妻

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爲之立廟以愧之【綱】二月以尉遲敬德爲鄜〔孚〕州都督【目】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的。矢鏃〕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盤〕痍〔夷。瘢瘡痕。痍傷也〕上流涕而撫之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去聲〕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見二十卷二〕此非臣所願也乃止〔鄜州屬陝西延安府〕【綱】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目】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

魏徵疏漸不克終者凡十條

傅奕精術數而終不信之

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一以爲頃年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佚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此恐非興邦之言也上深奬歎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史官〔綱〕冬十一月以楊師道爲中書令劉洎忌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書〕參知政事之名始此〔綱〕十二月太史令傅奕卒〔目〕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

高識傳

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西域國。在天竺西。一說。虜三字姓。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京師。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陵同麢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綱]以侯君集爲交河城名。今名火州。去長安八千七百里。大總管。將兵擊高昌。西域國名。本漢時車師前後王地。

【綱】庚子。十四年。春。二月。詔國子監。【訂正】綱目下有先聖之文。則上書詔

高祖七年。書詔國子監。重釋奠也。此不書釋奠。則其書詔何議也。於是釋奠先聖。帝不親而觀禮焉。綱目特書曰詔。而無釋奠之文。所以志其簡也。筆削之意。微而顯矣。【目】上幸國子監觀釋奠。見四十二卷十。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雖

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十二年冬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

定五經疏謂之正義

以韋挺爲封禪使

見四一卷三百濟東夷國名。其國東極新羅高麗，西南俱限大海。新羅亦東夷國，都樂浪郡。亦朝鮮地。高昌見上。吐蕃見上卷二八。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綱】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綱】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綱】以太常卿韋挺爲封禪使。【目】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也。【綱】十二月，以張玄素爲銀青光祿大夫。【目】上聞玄素在東宮數朔諫爭評，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少傅屬官。玄素嘗爲刑部令

張玄素深以爲恥
孫伏伽自陳往事
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呂才刊定陰陽雜書

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深以爲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儲副也。副貳也。大子副君。故謂之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乎。孫伏伽亦嘗爲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綱】辛丑。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今山西平陽府吉州）公主嫁吐蕃。

【綱】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呂才刊（看平聲）定陰陽雜書。

【目】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削也）定之。才皆爲之敘。質以經史。其敘宅經曰。近

世巫覡。見三六卷十一。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庾爲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文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紙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敍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阬卒。見七卷四。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東漢光武家南陽。南陽帝鄉也。故多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敍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

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掌墓之家）當路毀之則朝而窆（聚去聲下棺也）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塋域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闢）踊（跳躍爲踊拊心爲擗檀弓擗踊哀之至也）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小笑貌）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曠墓穴）

呂才確論

刺客不殺于志寧

也。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

[綱]五月。有星孛于太微。天帝南宮。詔罷封禪。從褚遂良之請也。

[書法]書罷封禪何。譏也。罷之矣。何譏焉。罷以星變。則亦譏矣。

[綱]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目]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銀入聲宦官。役使司馭。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痕入聲干復姓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見三十九卷二十四竟不忍殺。

致堂胡氏曰。太子之於詹事。學為父子焉。學為君臣焉。太宗使志寧輔導太子而奪其喪。豈其

陳大德啓
太宗伯遼

未之思歟。然志寧不能力辭，乃以無事之時，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矣。宜太子之不納其諫也。然太子之欲殺志寧，則是刺客之不如矣，其不能終，宜哉。

【綱】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書法】使書名，美也。此其美之歟，譏也。然則其具官何。著曰，以職方出使，而賂遺說詐，以爲間於外國，非使人之體矣。啓太宗征遼之舉者，大德也，故書譏之。

【目】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起遺去聲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麗見四一卷三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漢武帝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

太宗以李世勣爲長城

魏王泰上括地志

浪、玄菟四郡。晉永嘉末，陷入高麗。○菟音徒。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殘也瘵債。○病也。未復，吾不欲勞之耳。綱冬，十一月，以李世勣爲兵部尚書。目幷幷州今山西太原府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見四十卷三十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因有是命。

綱壬寅，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書法闕文不書，此何以書？譏寵過也。於是泰請招士著書，門庭如市，奪嫡之志，此其漸矣，故特書之。目泰好學。司

馬蘇勖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綱】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書法】承乾不子。太宗。猶以督之矣。故謹書之。【綱】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爲司徒。房玄齡爲司空。【綱】九月。以魏徵爲太子太師。【目】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

輟殿構魏徵堂

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爲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華陽范氏曰。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太宗使徵爲太子師。以重太子也。不聞告其君以嫡庶

之別。訓太子以禍敗之戒。處父子兄弟危疑之際。依違而已。豈其疾之甚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譏入得以聞之。惜哉

【目】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唐分宦寺為北司。故稱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責也）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同衙。宰相為南司。故稱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綱】西突厥寇伊州。（即伊吾郡。見上卷十四。）安西都護

褚遂良諫戍高昌

郭孝恪擊敗之。【目】初高昌既平。見上十二歲發兵千餘人。戍恕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調八屯戍。破産辦裝。死亡者衆。更使張掖、酒泉俱見十九卷三二有烽燧之警邊方備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槹。桔槹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即隴西。今陝西臨洮府。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即張掖酒泉等郡地。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靡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爲藩輔。內安外寧。不

太宗知佞不能去

亦善乎。上弗聽。及是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行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綱]冬。十月。鄂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公宇文士及卒。[發明]士及之佞。太宗亦既知之。乃不能斥而遠之。故綱目於其卒也。必書其爵。以著太宗不能去之失。此正古人所謂惡惡不能去者。夫豈以是予士及哉[目]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平聲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至是卒。謚曰繆。[綱]許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書法]綱目書以公主嫁外國九。未有書許以者。此其書何。許嫁。非請也。無故而許之。無故而絕之。帝之失大矣。故下書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皆譏失信也。[目]上謂侍臣

大唐烈士

心如鐵石

曰薛延陀見上卷十一屈掘彊上聲。不柔服也莫比今御之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房玄齡對曰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先是契苾見四二卷末何力歸省其母於涼州見上卷九會契苾部落皆欲歸薛延陀何力不可。部落執之以降。何力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因割左耳以自誓上聞契苾叛。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卽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許以新興今山西太原府忻州公主妻去聲之。以求

三鏡　魏徵沒亡一鏡　圖功臣於凌煙閣

何力。何力由是得還

【綱】癸卯。十七年。春。正月。鄭（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公魏徵卒。【目】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陪葬昭陵。（見上卷三一）上自制碑文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綱】圖功臣於淩煙閣。【書法】十八學士圖像文學館不書。此何以書。錄功臣也。是故麒麟圖功臣則書。雲臺圖功臣則書。淩煙圖功臣則書。終綱目書圖功臣三。舍是無書者矣。【首註】學士見四二卷五。麒麟見十七卷一。雲臺見二一卷二三。【目】上命圖畫功臣

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在西安府城中唐之西內太極殿之東。

綱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

目 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見上十四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

長孫無忌固請立晉

子暗劣欲乘郄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然之駙馬都尉杜荷謂之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承基坐事繫獄當死上變告（見十卷十九）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鞫（菊推鞫罪也）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幽之君集荷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忌）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

兩棄不立

同三品自此始

立晉王治。上乃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乃降泰爵東萊今山東萊州府。郡王。幽之北苑。

司馬溫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源。可謂能遠謀矣。

綱 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

目 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世勣爲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又以李大亮于志寧馬周蘇勖高季

遇物誨太子

勣張行成褚遂良皆爲僚屬。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翦鬚爲去聲之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見四一卷二九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福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

雉奴懦

太宗戒吳王

生狼猶恐如羊

曰雉奴太子小字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太宗納隋煬帝女生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評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見十五卷十二折簡猶言半紙言其易也此不可以不戒○上謂羣臣曰吾少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無忌所宜援立泰果以靖國家

致堂胡氏曰。太宗深知太子偏弱。謂無忌冀其舅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察諸子而慎選之。乃聽無忌而舍吳王。至是則不可易矣。故曰君子慎始。始之不圖。終悔無及。又曰凡爲人謀猶不可不忠。況爲君父謀乎。爲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得其當。況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矣。果以靖國家乎。乃眩於其舅擁護習王。其意以爲晉王既立。則可以長保富貴也。爲國則輕。爲身則重。其不忠莫甚焉。然曾不幾何。因於誣罔。覺被誅老不能自斃。於是向之所以自營者。適所以自戕。亦可以爲大臣謀國道嗣不忠者之戒矣。

【綱】六月。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書法】書詔絕何。病帝也。前書許嫁。此書來納幣。則絕其昏。爲無名矣。

【綱】秋七月。貶杜正倫爲交州今安南國交州

踣魏徵碑

府都督。目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庶子杜正倫曰。吾兒果不可教。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承乾表聞。上責正倫。正倫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綱踣作仆同魏徵碑。

目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見上十九。而踣所撰碑。見同上。

遂昌尹氏曰。仆碑之事。先儒論之詳矣。綱目書之不言其故。則譏太宗爲可知。雖然。太宗從諫

[illegible]

之美非出於中心之誠特以好名之故矯[illegible]
之或而雖悅從而心實不樂如須臾出舍[illegible]
類積怨已非一日猶投種於地有時而發故[illegible]
沒未幾譖訴遽行此其所以輕於仆碑[illegible]
難者也觀者又
當以是思之

綱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目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忌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上又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朕之心異於前

朱子奢諫觀史

太宗自比周公季友

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見四二卷十四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見三卷三十季友酖叔牙以存魯。見四卷四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卽命直書其事。

遂昌尹氏曰史官紀載善惡爲萬世勸戒在人君不可自觀而宰相亦不可預也綱目書太宗上今上實錄則大臣不能以義正君史官失其所職而太宗好名自私其失皆在其中矣

褚遂良諫征高麗

綱 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 目 新羅見上十二遣使言百濟見上同與高麗見上同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音合蘇文高麗東部大人或號蓋金自云生水中以惑人故姓泉氏去年十一月弒其王建武立王弟子藏爲王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弒君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讋讋音入聲懼也服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

遂良復諫上自征高麗

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勸上伐之。上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隋煬帝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韓子曰。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金言其堅·湯言其熱·喻城池之堅固也踰遼海見匡一卷五·遼水·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華陽范氏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王爲賊臣所弒。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

名將惟三人

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綱】徙故太子承乾於黔州（今四川重慶府彭水縣）順陽（今河南南陽府裕州）王泰於均州（今湖廣襄陽府均州）

【綱】甲辰十八年春三月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目】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李世勣）道宗（李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

【綱】秋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目】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去聲）賀

岑文本受弔不受賀

太宗飛白答劉洎

客曰今受弔不受賀也○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敭（同揚○對答天子之命而稱揚之）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平聲）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爲社稷自愛上飛白（通作帛○字體也蔡邕見鴻都門匠人施堊帚遂創造焉）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及也）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志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直言也）虛懷以改〔綱〕九月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以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上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房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終不爲去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

太宗舉諸臣得失

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於決斷。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見九卷二一）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恆據經義。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去聲）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輸也）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飛鳥依人

綱冬。十月

程名振奇士

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目十一月。上至洛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上聞洺明州今直隸廣平府。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去聲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奇士也。卽日拜右驍衛將軍。以張亮爲平壤見下卷二四。大總管。帥兵四萬。艦減上聲戰船。五百。自萊州今山東萊州府。泛海趨平壤。又以李世勣爲遼東見四一卷四。一大總

封比干墓

管帥步騎六萬及蘭今陝西臨洮府蘭州河今陝西都司河州衛降胡趨遼東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今問其罪所過營頓無爲勞費

【綱】十二月武陽今直隸大名府大名縣公李大亮卒

【目】大亮恭儉忠謹每直宿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見十一卷七又十一至是副玄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諡曰懿

【綱】故太子承乾卒

【綱】乙巳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

【綱】封比干墓

【目】詔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聚土也其墓在河南衛輝府

(城北)春秋祠以少牢。(羊曰少牢)給五戶灑掃。上至鄴。(今河南彰德府)

(三國魏都)自爲文祭魏太祖。(曹操)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綱】三月至定州。(今直隸真定府)

(定州)詔皇太子監國。發定州。夏四月諸軍至玄菟(貝上十五)新城。【綱】李世勣拔蓋牟城。(以其城爲蓋州。今盛京奉天府蓋平縣)

【綱】五月張亮拔卑沙城。(今奉天府海城縣)【綱】帝渡遼。拔遼東城。(以其城爲遼州。今奉天府)【綱】進攻白巖城。(質實云。未詳處所)六月降之。

【綱】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目】車駕至安市城。(在蓋平縣東北)攻之。高麗北部耨(農入聲)薩(耨薩。高麗官名。猶唐之都督也)

太宗破安市救兵

薛仁貴大呼陷陳

延壽惠眞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陳已亂會有龍門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薛仁貴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會延壽惠眞帥衆請降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

駐蹕山之

遣使祀魏徵

人。壇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卽首山在奉天府遼陽州西南）刻石紀功焉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爲將如此何如。

【綱】秋九月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目】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還也）師。

【綱】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所仆碑（書法見二三卷八）

【目】凡征高麗拔十城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羊月少牢）復立所制碑名其妻子詣行在（見三三卷六）勞（去聲）賜之。

華陽范氏曰大宗玩武不已困于小夷無異於煬帝蓋不能慎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

綱 丙午二十年春正月帝還京師 綱 秋八月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敕勒諸部見四二卷末遣使請吏 目 回紇見同上等十三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見上卷十一始弘廟略廟略之策已滅延陀鐵勒即敕勒百萬戶請為州郡混元太古之時元氣混然故云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勒石於靈州見上卷十二 綱 冬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

生日罷宴樂

史[目]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房玄齡等朋黨不忠但未反耳上不聽瑀內不自得因自請出家既而悔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貶商州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刺史[綱]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目]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孝經故親生之膝下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小雅蓼莪篇辭劬

幸房玄齡第　芙蓉園

（勞病苦也）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綱】幸房玄齡第

【目】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諫曰玄齡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賢立政勤力為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上然之因幸芙蓉園（在西安府城南郭外）玄齡敕子弟汎（信。灑也）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綱】丁未二十一年春正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於泰山（見八卷五）

【綱】以牛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綱 夏四月。作翠微宮。目 初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脩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太和廢宮唐高祖建太和宮爲翠微宮。綱 以李素立爲燕然見二十二卷都護。綱 五月。如翠微宮。目 冀州今直隸眞定府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未命以官故令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綱 以李緯爲洛州刺史。目 初上以緯爲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

李緯美髭鬚

作玉華宮

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但云李緯美髭鬚。上遽改除洛州（今河南河南府）刺史。【綱】秋。七月。作玉華宮（在西安府城內東北）。【綱】八月。詔停封禪。【書法】前書有星孛于太微。罷封禪矣。於是以河北水災故。則曷為不書。不專為水災也。時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故停之。然則前書罷封禪。此書停。何停者。未能之辭也。姑遲之云耳。人之自克誠難哉。【目】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河北水災故也。【綱】骨利幹遣使入貢。【目】骨利幹（見四二卷末）。於鐵勒（即薮勒見同上）。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熏。日入餘光）。煑羊胛（音夾。背胛）。適熟。日已復出矣。【綱】立皇子明為曹王。【書法】明者何。巢剌王妃所生也。太宗

太宗殺弟而納其妃

十四于無不王者者不悉書書曹王議瀆倫也。[目]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見西二卷二四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長孫后之崩也，欲立爲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嬴見三八卷四自累。巢剌王妃乃太宗之弟婦，故以辰嬴爲喻。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齊王元吉即巢剌王。

華陽范氏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瀆人倫甚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惡之爲弟婦也。

[綱]冬十一月，從順陽王泰爲濮王。今山東東昌府濮州。

[綱]十二月，遣阿史那突厥三字姓社爾名也等擊龜茲。丘慈。西域國。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五

周之炯靜可
通鑑綱目完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太宗文武皇帝

綱 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目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

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死者人之所諱故云不諱更無所言矣。然汝當更求古之哲王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即位巳來。不善多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周書康誥篇肇造我區夏肇始也區夏猶言中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愼哉。

綱　中書令馬周卒。　遣薛萬徹伐高麗。

綱　結骨俟奇利發入朝。

【目】結骨（西域國名。在伊吾西焉耆北。漢號堅昆。唐初號結骨。唐末改號黠戛斯。）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其俟利發（結骨君長之號。）失鉢屈阿棧（名也）來朝。請除一官。詔以爲堅昆都督。是時四夷君長爭入獻見。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上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地以草木爲髮毛。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曰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盡爲編戶（列次民籍也。）乎。

【綱】如玉華宮

【目】上營玉華宮。務爲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葺茨（慈。以茅蓋屋曰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九嬪之一）徐惠（徐孝德女。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太

徐惠諫征後疏　殺李君羨　太白屢晝見

宗名爲才人後進爲充容。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見上卷末。嘗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見十一卷一。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綱三月。故隋后蕭氏卒。目法書蕭氏何。煬后也。亡國之后。未有書卒者。此其書何。美存厚也。綱夏五月。宋公蕭瑀卒。綱殺華州刺史李君羨。目太白屢晝見。見四二卷十五。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

李淳風先見

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

房玄齡遺表諫征高麗

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也。種矣。上乃止。[綱]司空梁公房玄齡卒。[目]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

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隋煬帝見四一卷五雪恥外爲新羅見上卷二四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謂泛海也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丑卒諡曰文昭

綱 秋九月以褚遂良爲中書令 冬十月帝還宮 十二月阿史那社爾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立王弟葉護爲王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太宗黜李世勣

【綱】己酉二十三年。春。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夏。
四月。如翠微宮。見上卷三一。【綱】五月。以李世勣爲疊州都
督。【目】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
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爲僕射。親任之
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爲疊州故城在陝西洮
州衛南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
臣以利報之。此必然之理也。太宗以勣輔太子。
而爲此詭計。勣之機心。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
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之節。亦太宗以利
啓其【言】廢立之際
心也。【註】見下十三。

【綱】衞公李靖卒。【綱】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目】上苦痢增劇。（極甚也）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名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平聲）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祕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大行（見十八卷二三）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

日引刺史十人入閤

賀善贊曰太宗合德善政相望於冊莫難於再書出宮女三千書聘鄭氏爲充華既而罷之三事其失德亦不少莫大於書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書帝自稱太上皇太子即位書立皇子明爲曹王三事綱目於太宗予之之意不如惜之之深也

[綱]以于志寧張行成爲侍中高季輔爲中書令[綱]六月太子即位[目]高宗初即位名朝集使自外入朝與朝班者日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音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音現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

唐卿所處本自無冤

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有洛陽人李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殺之。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高宗年號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綱 秋八月。地震。

綱 葬昭陵。見四卷三一

目 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見上卷十八請殉葬。以人從葬爲殉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爲先帝所擒服者。頡利見上卷十一等十四人。皆琢石爲象。列於北司馬門。見三卷十內。

此所以致貞觀之治

華陽范氏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者如此豈不難得哉八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以戒之足以爲鑒矣

〔綱〕九月以李勣即李世勣爲左僕射。冬十二月詔濮王泰即魏王泰見上卷十九開府置僚屬〔書法〕高宗於是爲不宿怨矣書美之也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立之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歲而崩○帝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卒使妖后斲喪唐室貽禍邦家

〔綱〕庚戌高宗皇帝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爲皇

后。

【綱】辛亥，二年，春，正月，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同三品。

【綱】壬子，三年，春，正月，以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三品。

【綱】秋七月，立陳王忠爲皇太子，赦。王皇后無子，其舅柳奭爲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爲太子，上從之。

【綱】冬十一月，濮陽王泰卒。

【綱】癸丑，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長孫無忌欲因事誅

【書法】四八之死一也或書伏誅或書遂殺綱目有以斷斯獄矣【目】初房遺愛（玄齡子）尚太宗女高陽（今直隸保定府高陽縣）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屠僧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職掌後宮貴人采女事也）陳玄運伺宮省禨祥（吉凶之先見也）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荊王元景（見四三卷二九）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上令長孫無忌鞫（菊○推窮罪也）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吳王恪（見上卷二二）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如字）無忌欲因事誅

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矢思力見四二卷十八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亞齡配饗

致堂胡氏曰唐起晉陽裴劉之謀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其富貴安榮當與有唐相爲始終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何也裴寂以貧賤爲歎文靜在縲紲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并有拯亂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

際密進籌書使太宗手翦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嗣不延宜哉故四族既殞而唐之子孫亦幾殲於武氏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反爾之戒酷亦甚矣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為者豈徒然哉又曰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遂良所宜捄止也既不能然復以素不相恊而斥道宗共不能保終而來讒口有以也夫又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以遺愛紬王齡而無忌遂良奉承不諱其以為嫌乎抑以為是乎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綱]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書法]昭儀不書書武氏志禍始也直書太宗才人而稱高宗之慝德不可掩矣故魏主以爾朱為后則書肅宗婚高宗以武氏為昭儀則書太宗才人皆[目]魏主見三惡其瀆倫也綱目之筆嚴矣哉[註]八卷四

[目]初

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朔)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婦官名。漢元帝置昭儀。元魏置左右昭儀。視大司馬。北齊文宣時比丞相。唐爲九嬪。)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見上卷十九。)等。而武士彠(見上卷七。)預焉。

【綱】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

【書法】書帝在何。咎不明也。三月立昭儀。而閏四月大

薛仁貴登門桄大呼

恆州大水

水。夜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如寵之戒略略矣。綱目聯書之。而特書帝在。若曰天。郎其所而戒之。雖面命不啻。而帝不悟也。其旨深矣。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三。水入宮者一而已。水書夜者一而已。

目　上在萬年宮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西。郎隋之仁壽宮。唐太宗更名九成宮。高宗又更名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桄桄光。門之上橫木。所以安戶扉者。謂之門桄。猶言門楣。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綱　六月恆州今直隸眞定府大水。

目　漂溺五千餘家。

致堂胡氏曰。謂治亂非天數耶。則周秦十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耶。則高宗正厥事。周公代兄死。宣王側身脩行。旱不爲災之應。不誣也。古先聖王所以不

如醫者療疾必冀其生

雖父之詔子不若是切

高宗不罪薛景宜

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醫者療疾雖有死徵而必冀其生也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并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木入寢殿雖父之詔子諄諄然命之亦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脩省告其君者豈天固欲中微唐室耶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質實】陽九戹也漢書音義曰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戹陽戹五陰戹四陽為旱陰為水

【綱】冬十月築長安外郭【書法】外郭未有書者書此何重京都也

【目】雍州今陝西西安府參軍薛景宜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見十卷三十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宜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宜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

谷那律諷諫

蕭鈞直諫

之。○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去聲）之罷獵。○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眞諫議也。○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頭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殿下兵衛曰仗。唐制。侍御親兵及殿前兩司。號曰三衛。三衛番上。分爲五仗。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皆帶刀捉仗。列坐於東西廊下。）或退上封事。絡繹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載金寶繒帛十車賜

華陽范氏曰：以高宗之賢，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爲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太宗之謂矣。

【綱】大稔。

【綱】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爲朝散大夫。

【目】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上聲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

長孫無忌情

無忌不知辭官反賜

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華陽范氏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賊不足以爲重矣。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己。無忌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亦奸臣之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綱]乙卯六年。夏五月。以韓瑗院爲侍中。來濟爲中書令。

[綱]秋七月。貶柳奭爲榮州今四川嘉定州榮縣刺史。[目]初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爲厭煙入聲勝鎮也禳也。禁不得入宮

因弁貶顗見王后〔綱〕以李義府爲中書侍郎。〔目〕中書舍人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今四川保寧府通江縣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恐宰臣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

李義府叩閤表請

義府然之，叩閤表請，上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昭儀矣。〔綱〕八月，以裴行儉爲西州見上卷叶二長史。〔目〕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

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

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綱]九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目]上名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長孫無忌元舅。司空李勣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諍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

褚遂良諫廢王皇后

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

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老○西南夷曰獠遂良浙江杭州人故云）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見三卷七）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曰妲己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

來濟諫立武氏表

他日李勣入見

許敬宗宣言於朝

韓瑗爲遂良訟冤

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爲后。漢成帝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尋廢皇后許氏。立以爲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今湖廣長沙府都督。其後韓瑗上疏爲遂

良諫寬曰。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

致堂胡氏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姤壯勿取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若當武氏長髮之時。率協羣公上諫皇后。沮止其事。深誅高宗割制邪心。勿予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無益矣。

【音註】易豐卦彖傳。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姤卦彖辭。姤女壯。勿用取女。

華陽范氏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觀賢遷禍。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勣爲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

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綱]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

[書法]凡廢立膝書所廢因所立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有郭久閒氏而後乙弗氏廢有武氏而後王氏廢綱目皆膝書之蓋所因也然則武氏弑王后何以不書略之也曷爲略之武氏至於滅唐則弑后不足言矣。音註見三一卷四

[目]百官朝后於肅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閒諫行微行也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曩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短去上聲手足。投酒甕中。曰令平聲二嫗於去骨醉數日而死又

太宗首惡

李義府笑中有刀

李猫

斬之后數見王蕭爲祟。歲。○神禍也。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剌王妃爲法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綱】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目】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綱】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爲梁王。立代王

許敬奏廢太子忠

李安仁獨候見

弘爲皇太子。

【發明】武氏既立，則其子不但爲諸王而遂已，故雖太子忠已正儲極，廢之有若反掌。此所以不書廢太子，而書以太子忠爲梁王也。嗚呼，高宗惘王后之幽閉，一言而速其死，今又不能子其子，則亦寄生焉耳，可哀也哉。

【目】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初，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見上七。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於是遂廢忠而立弘。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涕泣拜辭而去。

【綱】二月，贈武士彠見上九。司徒，賜爵周國公。

【綱】秋七月，貶王義方爲萊州今山東萊州府。司戶。

【目】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今河南河南府。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

義府屬視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意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見九卷九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十見上叱義府令平聲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

帝始隔日視事

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綱】九月括州（今浙江處州府）暴風海溢

【綱】丁巳二年春三月以褚遂良爲桂州（今廣西桂林府）都督李義府兼中書令【綱】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綱】秋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爲遠州刺史【書法】於是柳奭不書略之也至殺之則不可不書矣【目】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爲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今廣東瓊州府崖州）濟台州（今浙江台州府）遂良愛州（今安南國清化府愛州）柳奭象州（今廣西柳州府象州）【綱】以許敬宗爲

侍中杜正倫爲中書令。[綱]冬。十月。以洛陽宮爲東都。

[綱]以劉祥道爲黃門侍郎。知選事。[書法]書知選事始此

[綱]戊午。三年。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爲橫州今廣西南寧府橫州刺史。李義府爲普州今四川潼川州安岳縣刺史。[目]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皆列清要之官籍貫籍也而義府貪冒墨。冒亦貪也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前。上兩責之。

[綱]鄂今湖廣武昌府公尉遲敬德卒。

[綱]愛州刺史褚遂良卒。[書法]書幸之也其不與於四年七月之詔爲大幸矣

削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

綱己未。四年。夏四月。以于志寧同三品。許圉師參知政事。綱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目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見上十一）而不助己。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見上十三）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見三卷七四）韋季方罪。敕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鞫（見上七）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見上同）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

改氏族志爲姓氏錄

易薄昭止坐殺人者使公卿哭而殺之見卷十二後世不以爲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二五見上卷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韓瑗搆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韓瑗名免志寧官

【綱】六月改氏族志爲姓氏錄【目】初太宗脩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貞觀十二年正月頒氏族志太宗命高士廉等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凡二百九十三姓頒於天下至是許敬宗等

初令皇后決百司奏

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綱 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

目 七月，詔御史追柳奭、韓瑗，枷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公瑜詣黔州，再鞫長孫無忌，逼令自殺。詔斬奭，瑗已死，發驗而還。

綱 貶高履行為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刺史，于志寧為榮州見上十一刺史。

綱 庚申，五年，夏四月，作合璧宮。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徙黔州。

綱 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書法 皇后

文勃戲為之檄出雞

（決事綱目一 晉而已矣）

目 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見卷二十六）文史處事皆稱（去聲）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綱 辛酉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征高麗

綱 六月徙潞（潞今山西潞安府）王賢為沛（沛今江南徐州）王

目 沛王賢聞王勃善屬（音祝）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鬭雞勃戲為檄（音吸）周王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

綱 鐵勒（鐵勒即敕勒見上卷二九）犯邊詔武衛將軍鄭仁泰等將兵討之

薛仁貴三箭定天山

來濟死節

[綱]壬戌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與鐵勒於天山。[目]鐵勒九姓聞鄭仁泰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見九卷二五漢挑楚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阬之，度磧北（見西二卷末），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見十四卷三祁連），壯士長歌入漢關（郎玉門關在陝西行都司沙州）。思結多濫葛（見同磧北）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之皆降。

[綱]冬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目]西突厥寇庭州（即高昌地，高昌見上卷十二），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

來濟可謂善處死

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冑赴敵而死

致堂胡氏曰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螻蟻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之爲難使無忌而知此則能庭爭武氏矣遂良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綱】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爲右相夏四月除名流嶲州見四二卷十七【目】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讟讀怨謗也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

蓬萊宮成　西內東內　殺上官儀

邑。或告義府陰有異圖。鞫之有實。詔除名流嶲州。朝野稱慶。【綱】蓬萊宮即大明宮見四三卷二七成。【目】門曰丹鳳、殿曰含元。移仗見十上居之。命故宮曰西內、新宮曰東內。亦曰大明宮云。

【綱】甲子。麟德元年。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見八卷五

【綱】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罷。梁王忠賜死。【發明】哀哉上官儀之死也。彼昏不知。烏可與之有言哉。京房諄諄開悟元帝。言非不明。聽非不諭。然姦賊未去。身已不保。昏庸之君大抵若此。綱目書殺書官。蓋亦哀之而已。夫豈樂予之哉。【音註】京房見十七卷十五【目】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

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爲所制。不勝升其忿。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眞出入禁中爲厭煙入聲鎮也禱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卽命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賜忠死於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

二聖

帝丘

張公藝九世同居

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綱】乙丑。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見入卷五

【目】上發東都。洛陽也至濮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左相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帝丘見一卷十五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張公藝山東兗州府壽張縣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

宅。問所以能之故。公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縑。絲繒也。幷帛。

致堂胡氏曰。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辯王尊被劾之非。章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公藝又以忍勸之。其樸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爲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寓一其有警焉耳矣。【註】新城三老見九卷十一。壺關三老見十四卷三八。湖三老見十七卷二六。

【綱】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壇名在泰安州西南五里亭禪山上【綱】車駕還過曲阜。今兗州府曲阜縣祠孔子。【目】贈

尊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

鑄乾封泉寶錢

太師。祭以少牢。羊曰少牢【綱】至亳州。尊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目】至亳州今江南鳳陽府亳州謁老君廟。在亳州老子所生之地後人爲立廟上尊號。唐祖老子見四二卷二一【書法】上書過曲阜祠孔子庶足見尊師重道之意然贈以三公之官。則是臣之也。禮。安在哉。況下書尊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其輕重不倫若此。故綱目於贈太師則削而不書。蓋爲先聖諱之爾。事有若美而實不美者。此類是也。雖然吾先聖豈以是爲輕重哉。

【綱】李義府卒。【目】自義府之貶。朝士日憂其復入。至是衆心乃安。【綱】夏四月。車駕還京師。五月。鑄乾封泉寶錢。錢一當十【綱】秋七月。以劉仁軌爲右相。【目】初仁軌爲給事中。按畢正義事。見上十六李義府怨之。出爲青州。今山東青

劉仁軌不念疇昔之事

矯枉過正

州府刺史。會討百濟見上卷十二年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義府謂曰。若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爲計。仁軌曰。仁軌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爲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檀弓。疇昔之夜。注。疇發語辭。昔之夜。前夜也。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爲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綱九月。劉

高宗不使劉齊賢捕鶻

彗星見于五車

祥道卒。目子齊賢嗣齊賢爲八方正。上甚重之。爲晉州今山西平陽府。司馬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鶻。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鶻者邪。綱冬。九十二月。以李勣爲遼東見四卷四。一大總管。伐高麗。

綱丁卯。二年。春正月。耕籍田。見十一卷二二。書高宗耕藉不匯悉書此其書何美崇質也。目有司進耒耜加以琱同彫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綱戊辰。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天官書。五車五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主天子五兵。目彗星見五卷十三。見。上避正殿。減

膳徹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罪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綱】秋七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目】薛仁貴破高麗於金山在遼東三萬衛西北三百五十里遼河北岸綿亙三百餘里乘勝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遂拔扶餘城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孰賢言忠對曰薛仁貴勇冠貫三軍龐同善持軍嚴

置安東都護府

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六見上沉毅能斷。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勣等進攻大行城。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鴨綠江之東破之。圍平壤。高麗都。在鴨綠江東月餘。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

【綱】冬。十二月。置安東都護府。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

【[illegible]】[illegible]京師山東江淮旱饑。

【書法】自書大稔。而封禪之事起。於是書京師。山東。江。淮。旱饑。書關中旱饑。書河南。北旱。書關。中旱。螟。屢書不一書矣。

盧承慶考官改注

綱 己巳二年。春二月。以盧承慶爲司刑太常伯。書復名

爲太常伯。後復舊。目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時渭南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尉劉延祐弱冠曲禮。二十日弱冠。政事爲畿縣畿內之縣。最課居最先也。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邇。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綱 秋九月。大風海溢。漂六千餘家。

綱 冬十一月。李勣卒。書法 勣。功臣也。舊公卿皆具官書其一不

李勣可爲將而不可爲相。

書何削之也。原削幾絕。勣之力也。故削之。目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華陽范氏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悅之。其罪大矣。勣本羣盜。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目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福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撾。竹瓜反擊也殺。然後以聞。[illegible]

李勣不能省已

作粥焚鬚

華陽范氏曰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嗣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喪邦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乃以房杜爲戒亦謂不能省已者矣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豈所以爲訓乎

目 勣爲將有謀善斷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親爲然火作粥風回爇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

矣哉。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怯）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卒諡貞武。孫敬業嗣。

【綱】定銓注法。

【發明】以言書判取人可也。以身取人而求其體貌豐偉焉。如是則體若不勝衣之趙文子。容貌若婦人女子之張良。不在所取矣。烏在其為良法哉。書之於冊。其失自見。

【目】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刑少常伯（改侍郎名為少常伯。後復舊。）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褘（衣）設長名姓歷牓（同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

身言書判

以身言書判（唐選舉志：唐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衡也，量也），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各給以符，謂之告身。

劉嶢論選法

有劉嶢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

闒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魏文帝曹丕欲殺弟植，令

七步作詩則已。植應聲曰。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至乃釋之。○萁音其。豆幹。

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靡奔。四方風動矣。

綱 庚午。咸亨元年。秋。八月。關中旱饑。閏月。皇后以旱請避位。不許。書法 君治陽。后治陰。理也。天以旱告。此一人君之事耳。后何預而請避位哉。且其久位中闈。避將何之。直書於冊。不惟見武氏愚弄其夫之罪。亦以見昏君甘受其侮之惡。

綱 壬申。三年。秋。八月。許敬宗卒。綱 冬。十一月。以邢文偉爲右史。王及善爲左千牛衛將軍。目 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

擲倒自有伶官

天皇天后

上聞之曰。眞士也。擢爲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擲倒，仆也。猶言相撲。）次至右奉裕率（帥。東宮官名。）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伶，樂官也。黃帝時樂師伶倫，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官爲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縑，并絲繒也。）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千牛，東宮官名。有左右驍衛。）將軍。

【綱】甲戌上元元年。春三月。以武承嗣爲周國公。（皇后異母兄元爽之子。）

【綱】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綱】九月。追復長孫無忌官爵。【目】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陪葬

大酺　東西朋　角勝　推梨讓棗　天后祀先蠶

昭陵。見上六。【綱】大酺。見卷十二。【目】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漢書：角抵，謂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為樂。郝埜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東漢孔融，四歲時與諸兄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更迭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據視貌。驚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綱】乙亥，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蠶。【目】天后祀先蠶，見一卷十二。於邙山在河南河南府城北。之陽，百官及朝集使見上五皆

陪位。時上苦風眩甚，欲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剡上聲）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衣）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時密令（平聲）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綱】夏四月，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

【目】太子弘仁

孝謹。上甚愛之。常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
請數 朔 迕 逆也 旨。天后怒。太子薨。時人以為天后酖
見十二之也。諡追諡為孝敬皇帝。
卷一
華陽范氏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非所以為贈
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
哉。蓋武后謀篡國。酖太子而加之 【音注】 李泌。見五
尊名。以掩其迹。李泌之言信矣。 一卷十。

【綱】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 夜 張文瓘
貫 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目】劉仁
軌戴至德更 排 日受牒 疊 訴。訟 也 辭 仁軌常以美言許
之。至德必據理難 去聲 詰。乞 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

不解事僕射

以狄仁傑為侍御史

為去聲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咸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之深重之有老嫗嫗於去聲婦老稱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械曉也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因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綱吐蕃見四三卷二八寇鄯然去聲州今陝西行都司西寧衛

綱丙子儀鳳元年秋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

目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酌刀斬也昭陵見上六柏

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見十一卷二七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兵州今山西太原府法曹。同僚鄭崇

狄仁傑請代鄭崇質

百官朝天后

質當使絕域。絕遠之國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吝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綱 丁丑二年春正月耕耤田。見上二三

綱 夏四月河南北旱。

綱 秋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哲。

綱 命劉仁軌鎮洮州。今陝西都司洮州衛河今陝西都司河州衛軍。

綱 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順門 書法 君在而后朝百官四夷。不待貶而義見矣。綱目不書天后朝百官四夷。書曰百官四夷朝天后。罪詔者也。

武氏好殺之氣先至

元旦百官朝后始此。

綱 以李敬玄爲洮河道大總管。目 劉仁軌有奏請多爲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知敬玄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玄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見上。

綱 夏五月幸九成宮初更名萬年宮今仍舊見上九。目 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

致堂胡氏曰高宗可謂舒遲解緩之君在咎徵宜得常燠。今乃盛夏而寒。此武氏好殺之氣先至者也惟見微者知之。而人君不悟也。音 解音蟹。註 亦緩也。

綱 秋九月還京師。

綱 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目 李敬

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吐蕃俗不言姓其王俗皆稱論官俗皆稱尚欽陵名也戰於青海即西海在陝西行都司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之上。副總管劉審禮深入敗沒敬玄按兵不救狼狽見三三卷九還走。收餘衆還鄯州見上。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於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爲去聲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學生魏

魏元忠上封事

元忠上封事（密奏皁囊封版故曰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辯亡。無救河梁之敗（吳陸抗子機深慨孫皓之亡著辯亡論二篇後任於晉成都王穎以機爲河北大都督討長沙王乂列軍至河橋戰於鹿苑機軍大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楚遇於鄢陵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臣如此何憂於戰及楚師敗績註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也）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之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

庸人豈足當閫外（見十七卷）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盖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遼東（龍朔元年任雅相等征高麗蘇定方破高麗兵於浿江高麗大潰浿音派）李勣破平壤（見上二十四）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咸亨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大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卽重誅（罰也）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者官

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矣。上善其言。名見。金

直中書省。見上卷三十。內供奉。見上卷三十一。